

妖異奇談 · 寄宿於塑像的嬰靈

古曼童，將夭折或墮胎死亡的嬰靈放入做好的佛牌或塑像中，供養它則能夠辟邪、擋災、改運等……

一般來說，正統寺廟龍婆或白派巫師製作的古曼童，無論材料有無嬰孩屍骨，都已皈依佛門，化解了怨氣跟怒氣，比較危險的是養鬼師製造的，不僅用了大量陰料，也未化解其怨氣，雖力量很大卻極易反噬，通常都不將其算在古曼童之列，而稱鬼仔。

泰國佛教信仰鼎盛，且據說寺廟的神佛皆十分靈驗，許多人甚至會專程前往泰國「跑廟」許願，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被認為是佛教護法神的四面佛，因為特別靈驗的關係，不僅當地人，連觀光客也都會聞風參拜，近年則還風行拜金童子廟，甚至自廟中請來古曼童（金童子）供養藉以改運。而無論參拜的是何種神佛，唯一不變的是，進入寺廟內後都得遵守他們的規矩。

前往泰國跑廟切記：

- ※ 嗅聞過的花不能再獻給僧侶或寺廟。
- ※ 必須尊敬僧侶及神佛，且不可直接碰觸僧侶或佛像。
- ※ 求來的護身符不能帶進廁所等污穢之地。
- ※ 當許下的願望應驗了，一定要記得回去酬神還願。

楔子 開膛剖腹的殘忍

因恐懼而更顯急促的呼吸聲，是這個封閉空間裡唯一的聲響。

淚水已經布滿了她整張臉，她的心臟更是因極度恐懼狂跳得幾乎作廢。

為什麼……為什麼她會在這裡？

眼前的空間昏暗而殘破，四周是斑駁的牆面，看來更加令人怵目驚心。

明明她之前來到的地方不是這樣破舊的房間……為什麼一覺醒來之後，會莫名被人給綁在這裡？

她被固定在一張骯髒的金屬檯上，手腳被皮帶給緊緊勒著，完全無法動彈，她就是想尖叫，嘴巴也被膠帶封住了，只能夠無聲的落淚。

忽然，前方的房門被慢慢推開，刺眼的光線照了進來，然而那並不是給予她希望的光芒，一股濃臭的血腥味在此時彌漫了整個空間——

那是死亡的味道。

「哎呀，妳終於醒啦，讓我等了好久！」

一名穿著手術袍的男子，面戴藍色口罩，一步步緩緩的朝她走近。

然而他每向她靠近一步，她的心臟也就跟著緊縮，只因為男子的手術袍上，竟沾滿了猩紅的鮮血！

「嗚！嗚……」她驚恐的奮力掙扎，卻完全無法讓手腳上的桎梏鬆動。

看著她拚了命想掙脫的模樣，男子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聲，接著伸出沾滿血液的雙手，輕輕撫上她的臉，低下頭在她耳邊柔聲道：「真的這麼想活下去

呀？」

他的手指一路輕柔的從她臉龐往下滑，經過了脖子、胸口，最後來到她的腹部。

「那妳有沒有想過，也許這個孩子，也跟妳一樣很想活下去呢？」男子面帶悲憫道。

「嗚嗚……」她的眼淚落得更兇了。

她不敢了！她再也不敢這樣隨便扼殺一個新生命了！所以能不能放過她，只要讓她活下去，她回去後一定會好好生下這個孩子，將孩子撫養長大！

然而她心中的吶喊，無法傳遞給任何人。

「為什麼不想要孩子呢？」男子語氣有些困擾。

接著他轉身走向一旁的金屬長桌邊，取了個東西之後，又緩步走回她面前。

「妳看，小孩明明就是這麼可愛的呀！」

男子拎著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在她眼前晃動，定睛一瞧，她才發現，那竟然是個剛成形的胎兒！

她驚惶的瞪大眼，下意識的轉頭瞪向一旁的金屬長桌—

竟有個被開膛剖肚的女人躺在上面！

她的血液濺滿了周圍的地板、牆面，而從女人扭曲的表情看來，她絕對是在極度痛苦的狀態下死去的！

「嗚！嗚嗚……不要！放過我！放過我！」

她歇斯底里的瘋狂掙扎，拚命想要呼救卻完全說不出任何句子。

誰來、誰來救救我啊！

「噓，噓—」男子將食指抵在她貼著膠布的嘴前，壓低聲音道：「不要這麼大聲嘛，到時候吵醒了小北鼻就不好了。」

男子故作慈藹的抱著那具血肉模糊的胎兒輕輕搖晃，邊哼著不成調的搖籃曲，最後將懷裡的胎兒抱到她面前。

「妳看看，這孩子多可愛，這個週數的胎兒是世界上最可愛的生物了。」男子像個有子萬事足的父親般，驕傲的炫耀自己的孩子。

「嗚……嗚……」她已經驚恐到全身幾乎痙攣，但男子卻仍舊變態的不斷在她心靈上注入恐懼與壓力。

「不可愛？」男子有些苦惱的嘆了一口氣，隨後像是想到了什麼般，突然興奮道：

「啊，我知道了！這是別人的孩子，妳當然覺得不可愛啦。」

接著他將胎兒隨手拋回桌上，再拿起一把鋒利的手術刀。

「自己的孩子，肯定就會覺得很可愛了吧？」男子喪心病狂的發出狂笑。

下一秒，他高舉起手術刀，用力朝她的腹部劃下。

「嗚—」

無聲的淒厲哀號，在她的恐懼與絕望交錯下，被吞噬在這個血腥空間裡……

第一章 充滿詭異的金童

七彩燦爛的霓虹燈，在黑暗的夜空下閃耀著華麗的光芒，一路在她們眼前拖曳出絢爛的街景。

略帶鹹味的海風一襲來，更將她們從臺北所帶來的沉重負累給吹得一乾二淨，讓人有種彷彿能夠忘卻一切塵囂煩惱的輕鬆感。

這裡就是人稱為度假天堂的泰國芭達雅。

高佳瑜靠在接駁車敞開的窗邊，放鬆的感受海風吹撫，即便歷經了一整天的舟車勞頓，初來芭達雅這個度假勝地的她們，還是一路興奮不已的對眼前的異國街景驚呼連連。

「哇！佳瑜妳看妳看！這裡的店家招牌怎麼一個比一個華麗呀！」

「對呀，臺灣好像很少看得到像這樣華麗的招牌耶。」高佳瑜同樣目光熠熠的注視著好友口中的新鮮景象。

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招牌，非常密集的充斥了一整條街，招牌上的七彩霓虹燈光，爭奇鬥豔的將芭達雅點綴得璀璨無比，更顯出這個以度假聞名的市鎮夜晚有多麼繁華熱鬧。

「難怪人家說芭達雅的夜生活最讚了，妳看，這一條街就有好多家酒吧可供選擇欸。我們一定要找一天來個不醉不歸，這次我絕對要把那個爛人給忘得一乾二淨！」呂雅琪信誓旦旦的握拳道。

高佳瑜忍不住笑了下，「好好好，最好還能夠遇上個大帥哥，來個異國豔遇就更完美了。放心吧，到時候我會好好幫妳製造機會的，包在我身上！」她拍胸脯掛保證。

「哎喲，幹麼這麼說嘛！」一向臉皮薄的呂雅琪，嬌嗔的捶了下她。

其實這趟旅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陪剛和男友分手的呂雅琪出國散散心。

高佳瑜和呂雅琪在同一家知名證券公司上班，今年同樣都是二十五歲，兩人相識後一拍即合，不只成為工作上的好夥伴，也是生活中的好姊妹。

然而呂雅琪個性一向軟弱，總是被前男友吃得死死的，他非但沒有固定工作，吃穿全都是靠呂雅琪資助，前陣子還讓她發現他竟然在外頭有了小三，最後兩人大吵了一架。在高佳瑜的苦勸下，她終於下定決心跟那個廢渣男友分手。

只不過那前男友爛歸爛，兩人好歹也交往了快三年的時間，所以分手之後，頓失心靈依靠的呂雅琪心情一直非常低落，也因此導致工作上屢屢失誤，幾乎每天都過得渾渾噩噩、鬱鬱寡歡。

高佳瑜眼看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便提議兩人一起出國來趟充電之旅，好讓呂雅琪暫時跳脫工作和前男友的束縛，充分的放鬆一下。

沒想到效果還挺顯著的，一下飛機之後，她就感覺好友的心情煥然一新，第一次出國旅遊的她跟個孩子一樣，對所有的事物都充滿了好奇，笑容一直持續掛在臉上。

這也讓一直為她擔心的高佳瑜總算鬆了一口氣。

「那我們等等 Check in 完之後，要不要直接就到夜店去逛逛？聽說這裡的物價低，人們又很熱情親切，夜店一定會很好玩。」呂雅琪興奮的提議。

卻見高佳瑜露出賊賊的表情，然後換上陰森的語氣開口。「妳可別忘了這裡是人稱猛鬼國度的泰國欸……在這裡走夜路的話，撞鬼的機率肯定比撞到色老頭要高上

許多的唷！」

呂雅琪一驚，忍不住嚥了嚥口水，「真的嗎？」

「當然啦，不然你以為泰國哪來那麼多鬼片？一定多少都有些現實的根據嘛。」

呂雅琪不禁開始頭皮發麻。好像真的有可能吼？泰國的鬼片真的有夠多的……而且劇情都是嚇死人不償命的瘋狂驚嚇大放送！她之前看完《鬼影》之後，有好一陣子都不敢一個人去上洗手間，就怕有什麼臉爛嘴爛的阿飄躲在馬桶裡埋伏她……

「而且我出國前有上網做過功課，據說啊，芭達雅這一帶的海岸邊，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出現一整排『椰子樹鬼』，等著襲擊路人……」

「什麼，一整排」單純的呂雅琪立刻被嚇得縮成一團。

高佳瑜點點頭，繼續表情陰沉的道：「沒錯，聽說那些椰子樹鬼每天晚上都會棲息在沿岸道路兩旁的椰子樹下，披著長長的頭髮，不斷對著旅客招手，然後以勾魂般的音調淒幽的喊『來呀……來呀……』，接著就會有不少男人被迷惑而靠了上去……」

「那、那些男人後來會怎麼樣？」

眼看呂雅琪已經抖到全身骨頭都要散了，高佳瑜拚命忍住想爆笑的衝動，繼續低沉道—

「那些男人靠上去之後呢，椰子樹鬼就會伸出手來朝他比個『五』，這時男人基本上都會搖搖頭，朝椰子樹鬼比個『二』，當然椰子樹鬼也會不甘示弱的再比個『四』……最後男人考慮了一會兒之後，又比了個『三』，只見椰子樹鬼雖然不甚滿意，但畢竟附近競爭者眾，搶生意不容易，所以最後還是點點頭，勾著男人相偕朝飯店街走去……」

「蛤？」呂雅琪聽得一頭霧水，「你講的怎麼感覺……好像是在講價啊？」

高佳瑜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哈哈哈，是在講價沒錯啊！」

呂雅琪瞪大眼，「那、那些椰子鬼樹是……」

「嘍，就是這裡的應召女郎啦！瞧你嚇成這樣，膽子這麼小，也敢跟人家出國自由行啊？哈哈哈！」

總算反應過來自己被耍的呂雅琪小臉唰的漲紅，「吼唷！佳瑜你很討厭欸，幹麼這樣嚇人家啦！」

她忍不住打了高佳瑜幾下，兩人開始你來我往的嬉鬧起來，笑聲引起了同車乘客的注意

「你們兩個也是臺灣來的嗎？」

兩人一轉頭，才發現與她們隔了一個走道的左側兩人座上，有對男女略微好奇的看著她們。開口詢問的是年約三十的男子，嘴唇討喜的微微彎起，讓他整個人看來似乎一直在笑，很有親切感。

「對呀！你們也是嗎？」一向沒什麼心機的呂雅琪，一聽見熟悉的臺灣口音，立刻非常興奮的答腔。

畢竟兩人都是初次來泰國又是自由行，難免會因為陌生而感到有點不安，這時候遇到同鄉，就特別有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

男子燦爛一笑，「對呀！我們是從臺北來的，已經來三天了，前幾天為了洽公一直待在曼谷，今天才到芭達雅來準備度假，妳們呢？」

「我們也是臺北來的！」一聽到大家都同樣來自臺北，呂雅琪就更興奮了，「我們是來自由行的，其實這次是我們兩個第一次來泰國，行程也是自己規劃的，但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接下來的行程會不會順利呢。」

「這樣啊。」男子笑了笑，「剛好這幾年我常跑泰國做生意，所以泰國也算是我半個故鄉了，要不要我幫妳們看看行程，也好給妳們一些建議。」

「好啊好啊！」呂雅琪立刻拿出列印出來的行程表來和男子討論。

而難得遇到這麼熱心的臺灣鄉親，對自己規劃的行程原本有些擔心的高佳瑜，也挺樂見其成讓他來幫忙出點主意。

只是相較於男子的親切熱情，他身邊的女伴就顯得冷淡許多。

女子看起來年紀稍比男子來得小一些，應該還不到三十吧，有著一頭浪漫的淺褐色長髮，加上緊身洋裝襯托出的好身材和精緻的五官，完全就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

但她除了一開始和她們打了個招呼，之後便意興闌珊的轉頭望向窗外，似乎對於和她們交談不怎麼感興趣。

「如果妳們是比較傾向於購物和美食之旅的話，我建議可以把第三天的行程改成到錫攀水上市場，那裡吃喝玩樂全都有，包妳們花上一整天都逛不過癮的。」

「聽起來很不賴耶！佳瑜妳覺得如何？」呂雅琪開心地詢問好友的意見。

「都好啊，我沒意見。」高佳瑜笑著點點頭。

「其實我們這幾天也都會待在芭達雅，如果不介意的話，要不要乾脆和我們一起行動，一路上有伴也比較好玩啊，」男子突然提議，然後有些俏皮的道：「不瞞您說，我年輕的時候還去考過導遊執照呢，要是我現在重出江湖的話，保證有一大票泰國導遊要失業了！」

男子接著以手肘頂了頂面向窗外的女伴，「喂，妳好歹也幫我背個書吧，我這幾趟帶妳來泰國玩，是不是都非常專業的做了稱職的導遊呀？」

「聽你在講！」女子白了他一眼，卻還是忍不住笑了下，感覺得出來兩人的關係似乎很好。

「好啊好啊，這樣再好不過了。」呂雅琪滿臉掩不住的興奮，「我們原本還很擔心第一次出國自由行會搞得手忙腳亂的，現在有人領路，就不用擔心啦！」

「但……這樣真的不會麻煩嗎？」高佳瑜倒是比較在意女子的反應，雖然說多幾個夥伴同行是很好，可若人家其實不願意，害人家掃興就不好了。

意外的，女子只是聳了聳肩，「妳們都不是小朋友了，能給我們添什麼麻煩？」

「好，既然我家太座都這麼說了，那我們就這麼說定嘍。」男子拍板定案，「對了，還沒請教妳們名字呢，我叫張浩銘，天生英俊瀟灑、風流倜儻，人稱曼谷一匹狼，但妳們硬是要叫我英俊哥的話，我也是不會介意的。」

他俏皮搞笑的語調，立刻就惹得高佳瑜和呂雅琪嬌笑連連，不過卻被自己的女伴給遞了個白眼。

「而這位眼睛非常靈活的美女，名叫李辛怡，在我心中完全就是媲美林志玲等級的女神！啊不，只要她一出現，就連咱們的志玲姊姊都黯然失色，所以妳們也可以叫她辛怡姊姊嘍。」

張浩銘幽默的話語，除了讓她們兩個從頭到尾笑聲沒停過之外，李辛怡也再度被他給逗笑了。

相談甚歡的一行人，在接駁車上度過了一段愉快的車程，不久就抵達飯店了。而常來泰國洽公的張浩銘似乎和他們入住飯店的高層頗為熟稔，Check in 的時候，便請服務人員幫忙把高佳瑜和呂雅琪的 Villa 安排在他們隔壁棟，好互相聯繫照料。

「好，那我們就明天早上九點在大廳集合。」張浩銘向她們確認了下明天的出發時間。

「沒問題！」兩人開心應允。

沒想到第一天來泰國，就有這麼幸運的意外發展，兩人一路抱持著愉悅的心情前往她們豪華的獨棟 Villa。

這間飯店完全沒讓她們失望，Villa 內的裝潢和設施，讓她們一打開門就忍不住驚嘆連連。除了空間頗大之外，落地窗外還有個好大的庭院跟游泳池，房間內也有個非常舒適的大浴池，裡頭還撒滿了花瓣，這麼奢華的度假環境，是她們兩個忙碌的 OL 以往完全沒體驗過的。

然而一整天的舟車勞頓畢竟十分消耗精力，雖然心情興奮，進房沒多久兩人就開始覺得睏了，於是乎在泡了個舒適的澡之後，兩人便早早上上了床，結束泰國自由行第一天。

在窗外透進清晨的第一道光芒時，高佳瑜在清脆的鳥鳴聲中睜開眼。

可能是第一次出國有點不適應吧，她發現自己一整晚下來並沒有睡得很沉，而一醒來之後就睡意全無了，索性直接起身下床梳洗。

梳洗完，她走到落地窗前打開了窗，早晨微涼的清新空氣撲鼻而來，她舒服的伸了懶腰，有種想到外頭晃晃的慾望。

果然不愧是度假勝地呀，不但一大早就能看到海濱的美景，連空氣聞起來都格外新鮮！

另一床的呂雅琪還呼吸均勻的熟睡著，算算距離早餐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左右，高佳瑜便決定先到飯店附近的海灘逛逛。

此時天方露白，天色還是顯得有些暗，但在年均溫高得嚇人的泰國，這個時候的溫度反倒是最為舒適宜人。

她們入住的飯店就緊鄰芭達雅海岸，在海風的吹撫下，一排排高聳的椰子樹搖曳生姿，她從以前就一直幻想著能夠在這樣悠閒的南洋景致中漫步，沒想到現在真的身歷其境時，卻又讓她覺得美好到不太有真實感。

她就這麼漫無目的的在芭達雅海岸邊的小徑四處穿梭，然而一個不注意，等她再回過神時，才發現自己竟然已經不知道身在何處。

「糟糕，我怎麼走這麼遠了……剛才也忘了記路，我現在是走到哪裡了？」

高佳瑜開始有些慌張的往回走，然而這附近的小路全都長成一個樣，她根本分不清楚究竟哪邊是哪邊，更別說確定飯店是在哪個方向了。

心急之下，她加快了腳步找路，然而卻只是讓自己更加混亂罷了，走了一會，她還是處於迷路的狀態中。

「怎麼了嗎？」

忽然，有道清亮的男聲，以標準臺灣口音的中文朝她詢問道。

她這才止住了慌張的脚步，回頭，就見一名身材挺拔的男子，站在她身後對她微笑。

男子有張看不出年紀的娃娃臉，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若是在臺灣，肯定會是迷倒不少婆婆媽媽的帥奶殺手。

不知為何，這名男子的出現，立刻在她心中引發了一陣難以形容的異樣感，她像是著了魔似的，直直的望著男子好一會兒。

「我臉上開了花嗎？」男子撓撓頭，開玩笑道。

高佳瑜這才回過神，紅潮也在同時染上了她的雙頰。

「沒、沒有！」她尷尬的道。欸！自己是怎麼了，怎麼會這麼不害臊的直盯著人家看？

面對她窘困的模樣，男子很有風度的沒追問，從頭到尾都噙著一絲微笑望著她。

摳了摳臉，讓臉頰上的燥熱稍微消散後，她才好奇的開口問道：「請問……你是怎麼知道我會說中文的？」

畢竟這裡是泰國，而她剛才又沒有開口說話，他就直接以中文詢問她，讓她著實有點意外。

男子露出白亮的牙齒笑了笑，「喔，不好意思，你們昨天在飯店 Check in 的時候，我剛好有聽到你們的對話。」

「這樣啊……」所以……他也是飯店的旅客嘍？這個想法讓高佳瑜振奮起來，連忙向他問道：「太好了！那你應該知道飯店怎麼走吧？其實我是迷路了，在這邊繞了好久都找不到路回去……」

「有看到那棟紅色的建築嗎？」男子手指向前方。

「有！」

「飯店就在那棟紅色建築的旁邊而已，妳只要朝著那棟建築的方向走就可以了。」

「太好了！」高佳瑜總算鬆了一口氣。時間也不早了，要是不趕緊回去的話，等小琪醒來看不到人，肯定會擔心的。

才剛向前邁了一步，她又想到什麼似的停了下來。

「你要一起回去嗎？」已經認定男子是飯店房客的高佳瑜詢問。

男子只是笑著搖了搖頭，「我似乎還有點事情要做……所以還要在這附近晃晃。」

似乎？連自己有沒有事情要做都不確定嗎？雖然覺得男子的說法有點怪怪的，但那畢竟是別人的私事，她也不好意思多問什麼。

和男子揮手道別之後，她便邁步朝男子所指的方向前去。

然而一路上她卻忍不住頻頻回頭，不知為何，她總是有點放不下那名男子，也隱約有種預感，接下來應該很快就會再遇見他……

今天的行程，張浩銘首先帶著她們前往芭達雅的少數民族文化村遊覽，長頸族及擴耳族的傳統生活方式令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著他們來到當地著名的七珍佛山，由金子鑲嵌、有一整面山壁大的釋迦牟尼像，立刻讓高佳瑜兩人殺了不少相機記憶體。

「這個七珍佛山，是為了慶祝泰皇登基五十週年而興建的。據說由於這座山地質特別，泰國當地的工程師試了很多種方式都無法順利將這釋迦牟尼佛像刻上去，後來經過一位義大利的工程師設計後，才決定將這座山的半面剷平，最後再利用雷射光將釋迦牟尼佛像鑿刻上去的唷！」

一旁的導遊以中文詳細解說，也讓興味盎然的高佳瑜和呂雅琪聽得津津有味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佛祖金色閃亮的輪廓部分，完全是由真的黃金一條條鑲上去的，因為他們深信佛要金裝，由此可見泰國對於佛教的信奉有多麼虔誠。」

「哇！那如果哪天金條掉了下來，撿到的人不就發了！」幾名團員開玩笑道，眾人開始七嘴八舌的閒聊了起來。

「導遊啊，那什麼時候才要帶我們去請金童子？」突然有名操著臺灣國語的大嬸開口向導遊詢問。

「別急別急，我們下午就會帶各位到芭達雅著名的佛寺去參觀，到時候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將看中的金童子請回家。」

「金童子？那是什麼啊？」呂雅琪忍不住好奇的向張浩銘詢問。

「噢，所謂的金童子也稱為古曼童，是指由泰國當地法力高深的龍婆或巫師所鑄造出的仙童法身，為天童類的神祇。高僧或修行者們由於憐憫這些被打胎和夭折的嬰孩靈魂，便製作童子法相的人偶來給予它們一個棲身之處，好讓它們不至於流落成為孤魂野鬼。」

「並且通常金童子鑄造完成之後，都會先在佛寺內淨化，為它們誦經迴向，之後師父會選擇合適的日子為它們進行點燭開光儀式，也會加持經文力量，直到認為古曼童力量完滿之後，才會開放給信眾供請。」對泰國當地文化極為熟稔的張浩銘詳細解釋。

「那供請金童子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在於，透過金童子的法力，能夠招財、擋災、避險等等，可以幫助供請者在生意上或是運勢上順遂唷。另外金童子幫助供請者擋災避險，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功德，而供請者供養古曼童也算是功德一件，金童子和供養者之間可說是相得益彰！」

「感覺很不錯耶。」呂雅琪越聽越感興趣。

「對啊，我本來也很想請一尊金童子回家供養，但因為我的工作常需要東奔西跑的，沒有辦法天天供養它，所以就只好作罷了。」

「……怎麼聽起來感覺和養小鬼有點像呀？」高佳瑜忍不住發出疑問。

她平時就喜歡看泰國鬼片，雖然每次都被那些夭壽恐怖的劇情嚇得罵罵咧咧的，也還是硬要看，而在看了那麼多類型的泰國鬼片之後，她對於泰國的養小鬼文化也算是稍微有點認識。

「好問題，妳問到重點了，」張浩銘笑笑後繼續解釋，「金童子和鬼仔雖然聽起來相似，但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真正的鬼仔泰國稱為『碌角』，製法有很多種說法，常見的是需要難產而死的母子屍體，再由降頭師以法刀割破母親屍體從其肚皮中取出嬰屍，接著以法術祭煉嬰屍而成。祭煉的方式，大概就是妳們常在電影裡頭看到的那種恐怖情節，和金童子很不一樣。」

「再者，鬼仔若是一個控制不好，就有反噬供養者的危險，但金童子因為是由龍婆法師淨化過的，已沒有怨邪之氣，所以就算供養者忘了供養，頂多也只是讓它的靈氣跑掉而已。近年來金童子很受歡迎，有不少旅行團都是為了請金童子而來泰國的。」

「是這樣啊……」高佳瑜因為鬼片看太多的關係，導致她對這種怪力亂神一向敬而遠之，就怕不小心接觸到後被什麼不乾淨的東西纏身，那就真的吃不完兜著走了，所以也只是好奇聽聽而已。

但最近生活一直過得很不順遂、屢遇瓶頸的呂雅琪就不同了，聽了張浩銘的解說之後，她對於金童子非常感興趣，很想供請一尊回去，看看能不能讓運勢有所改善。

「張大哥，那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請金童子？我也很想供請一尊回去。」

「蛤？真的假的？妳不覺得這種事很邪門嗎？」高佳瑜不是很贊同。

「哈哈，其實金童子真的沒妳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張浩銘笑了笑，隨後又道：

「剛好我們下午的行程附近就有一間供養金童子還挺有名的寺廟，到時候可以順便去逛逛，就算不請金童子，也可以燒香拜佛求個護身符保平安，那裡的龍婆據說法力挺高深的。」

「好耶！」呂雅琪歡呼。其實她已經有些等不及了，好想現在趕緊就去廟裡看看。之後張浩銘又帶她們逛了幾個景點，吃過午飯之後，便在呂雅琪的催促下，前往芭達雅當地一座規模不大，卻頗負盛名的寺廟。

這是座標準的泰式佛寺，外觀以搶眼的金色作為基底，再搭配上華麗壯觀的尖聳屋頂和屋簷下精雕細琢的雕花，讓整座寺廟更顯金碧輝煌。

而從其中也能夠看得出各種文化歷經悠長歷史的融合，除了佛像之外，亦有像是中國的石獅，以及印度教的夜叉雕像，個個都鑄造得十分精細，就算不為求神拜佛而來，那華麗的建築工藝，也絕對會讓遊客大飽眼福。

稍微在寺廟裡遊覽了一下之後，她們在張浩銘幫忙翻譯之下，向廟方表示她們想供請一尊古曼童回去，服務人員便領著幾人前往供養金童子的佛殿。

莊嚴而明亮的佛殿內，有名看來十分慈悲的僧侶，正以低沉而極富磁性的音調誦經，而佛壇上，則擺著一整排金碧閃耀的幼童雕像。

「這是我們寺院裡的高僧—龍婆剛，他所製作的金童子，在芭達雅本地非常受到

歡迎，各位施主可以上前去看看每一尊金童子，然後挑選一尊合您眼緣的供請回去。」服務人員以泰文解釋，再由張浩銘協助翻譯。

幾個人雙手合十的朝龍婆致意後，便走向前瀏覽起那一排金童子。

金童子大多是鑄造成體態福氣的幼童形象，大小不一，外型上大部分鍍以搶眼的金箔，但也有以彩陶鑄成的。

呂雅琪興味盎然的在各尊金童子間仔細觀看，而對於這種鬼神之物還是頗有疑慮的高佳瑜，則仍是秉持著可遠觀而不敢褻玩焉的心態，遠遠站在一旁等候呂雅琪挑選完。

「咦？為什麼這尊金童子看起來特別不一樣？」呂雅琪停在一尊不甚起眼的金童子前。

其他的金童子看起來都十分鮮豔亮麗，唯獨擱置在角落的這一尊，不但鍍金的部位剝落了不少，就連表面也有不少像是因碰撞而產生的缺角。

「施主的眼光頗為獨到。」

一道莊嚴而沉穩的音調在呂雅琪耳邊響起，回頭，才發現剛才在一旁誦經的龍婆剛，不知何時已經走到他們身邊來。

一行人連忙雙手合十的朝龍婆致意，呂雅琪這也才意識到一

「咦？大師您會說中文？」

雖然說得不完全標準，但還是聽得出來，龍婆剛方才所說的的確是中文。

龍婆剛慈藹的笑了笑，「我因為對中國文化很有興趣，所以長年自修學習了不少中文。」

「原來如此。」

在這個異國裡，竟然能夠在寺廟中遇上一位會講中文的高僧，更是讓呂雅琪有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加深了她想請一尊金童子回去的決心。

龍婆剛以慈祥而莊重的眼神，若有所思的審視了下引起呂雅琪注意的那尊金童子，緩緩道：「這尊古曼童並非由我所鑄成，而是由法力高深的龍婆班所製，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輾轉流落到本寺來，也在我身邊修煉了很長一段時間，累積了不少功德與靈性，只是礙於外型不討喜，一直未能得到有緣人的供養。」

「這樣啊……」經過龍婆的解釋之後，呂雅琪對於這尊金童子更有興趣了，「那不如就由我來把它請回去供養吧。」

「我看不要吧……」跟著在一旁聽龍婆解釋的高佳瑜忍不住皺眉反對，「我覺得這尊金童子的表情挺古怪的……而且又破又舊，真的會有什麼法力嗎？妳要不要選其他尊看起來漂亮一點的？」她對於這尊金童子的外型頗有微詞。

「不會呀，我倒是覺得它的表情還挺可愛的。」

呂雅琪像是著魔般，眼睛瞬也不瞬的緊盯金童子似笑非笑的臉，然後下意識的伸出手想去觸碰。

就在這時，跟在好友身邊的高佳瑜突然看見金童子的眼珠子轉動了一下，像正惡狠狠的瞪著她！

「不要碰！」她下意識的出聲警告，欲阻止呂雅琪伸手觸碰。

然而因為她的大喝，呂雅琪嚇了一跳，竟失手將金童子給掃落。

「匡啷啷啷一」

摔落在地的金童子發出了清脆的撞擊聲，一路滾到高佳瑜的腳邊，臉朝上的姿態就像在與她對視一般—

「嚇！」高佳瑜一驚，連忙向後跳了一步，好遠離金童子的「視線」。

「唉呀！怎麼會這樣？」呂雅琪連忙將金童子撿起來，急著道歉道：「怎麼辦？金童子會不會生氣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知道泰國神祇一向賞罰分明的呂雅琪，生深怕金童子會因此挾怨報復，急得都要哭了。

一旁的張浩銘和李辛怡也顯得有些錯愕，一時間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欸！妳怎麼這麼不小心啊？這樣會不會讓我們跟著觸霉頭呀？」心中也覺得怪異的李辛怡忍不住責難道。

「都是我的錯，我剛才不應該那麼大驚小怪的！」高佳瑜連忙道歉。

雖然她有一瞬間好像看到金童子在瞪她，但現在再仔細一看，根本什麼異樣都沒有……剛才應該是她眼花吧？

「別急別急，我們還有大師在這兒嘛！」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張浩銘雖然也有點慌張，還是挺身而出緩解緊繃的氣氛。「大師啊，能不能請您幫我們跟這尊金童子道個歉，告訴它我們真的不是有意的。」他恭敬的向龍婆剛懇求道。

龍婆剛只是和氣的微微笑，從不安的呂雅琪手中接過金童子，帶著它走到一旁的佛壇前，拿起一些法器對著它唸了一小段咒語。

「不礙事的，若女施主真有心供養它的話，回去後只要多準備一些餅乾糖果或玩具來供奉它即可。」語罷，他將金童子交到呂雅琪的手中。

感受到金童子在自己手中沉甸甸的，呂雅琪心中漾起一陣異樣感，又認真的看著金童子的面容好一會兒後，更覺得這尊金童子非常得她的緣，便決定供請它回去。

「大師，我決定要供請這尊金童子回去，能否請大師幫我進行供請儀式呢？」呂雅琪眼神堅定的道。

而原本還有諸多疑慮的高佳瑜，因為自己剛才闖了禍，現在也不敢再多說什麼了。

龍婆剛欣然露出微笑，接著便進行了供請儀式，正式締結起呂雅琪與金童子間的供養關係。

一行人這才放下心中的大石，一同離開了佛寺。

第二章 獨自哭泣的小孩

結束佛寺的行程之後，因為距離晚餐還有段時間，張浩銘便又在呂雅琪的要求下，帶她們來到了位於飯店附近的知名 SPA 連鎖店。

便宜實惠的 SPA 療程，也一直是到泰國觀光的女性們趨之若鶩的重點行程之一。將高佳瑜和呂雅琪送到之後，張浩銘和李辛怡突然心血來潮想到附近找朋友，便沒有留下來一起做 SPA，約好等到療程結束之後，再在飯店裡集合，前往吃晚餐的地點。

兩人在張浩銘的幫忙安排下，被分到同一間按摩 VIP 室內，她們趴臥在牀上就

位後，高佳瑜忍不住對位於隔壁床的呂雅琪說出自己的疑慮。

「其實……我還是覺得有點怪怪的耶。」

「嗯？什麼東西怪怪的？」在按摩師力道適中的按摩之下，呂雅琪舒適的忍不住閉上了眼。

「就是那尊金童子呀……剛才在車上時，我還是一直覺得它在看我耶。」

剛才前往 SPA 館的途中，呂雅琪對於請回來的金童子完全就是一副愛不釋手的模樣，頻頻將它抱在手上細細觀看，然而一旁的高佳瑜卻不斷覺得金童子在瞪她，而且眼神非常不懷好意，雖然她一直告訴自己只是錯覺，但那股莫名的不舒服感仍在她渾身上下流竄著，讓她無法不去在意。

「哎呀，妳真的想太多了啦，龍婆不是也說過，金童子其實是很有靈性而且還累積了不少功德的天童欸！又不是一般的小鬼，不會害人啦。」舒服到幾乎快要睡著的呂雅琪有些迷迷糊糊的道。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在瞪我……」

高佳瑜忍不住稍稍抬頭，望向被呂雅琪放置在一旁櫃子上的金童子，越看就越是覺得金童子的表情不懷好意……小琪究竟是中了什麼蠱居然認為它可愛？

「小琪，我想我們還是把它送回去吧！」

高佳瑜忍不住再次提出建議，然而好一會兒，都等不到呂雅琪的回覆。轉頭一看，才發現她早就呼呼大睡不知道夢到哪裡去了。

「唉……」嘆了一口氣之後，自討沒趣的她也只好將頭趴回床上，暗自在心中做了打算。等等無論如何一定要說服小琪把這尊金童子送回去！

然而在按摩師恰到好處的按摩力道下，跑了快一天行程的高佳瑜也開始感到有點睏了……

就在她意識朦朧、舒適到幾乎快要睡著的時候，突然感覺自己的頭部被敲了好幾下。

唔……這個按摩師的手法怎麼怪怪的？

她感覺對方似乎拿了兩根細細的金屬棒，像在敲木琴般，不斷在她腦袋上敲打著……怪了？她怎麼不曉得油壓按摩裡還有這招？

雖然這敲擊不怎麼痛，卻有些煩人，該不該跟按摩師說一下呢？雖然她現在幫她把腿部按得很舒服……

等等！如果按摩師現在正在幫她按腿部的話……哪來的手敲她頭啊？

她頓時睡意全無，倏地抬首、瞪大了眼——

就見原本擋在床頭櫃上的金童子，竟然不知何時已經移動到了她的床榻上，正橫眉豎目的瞪著她，那小小短短的斑駁金色雙手，還不斷在她頭上揮打！

高佳瑜一驚，這……是不是她的幻覺？她忍不住揉了揉眼，重新望去——竟然還在！只見金童子仍舊怒氣騰騰的不斷敲打她，儼然是把她的頭當成木魚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

「啊啊啊——」

高佳瑜發出尖叫，一個慌張之下，整個人狼狽的跌下床，讓一旁的呂雅琪和兩名

按摩師都嚇了一大跳。

「佳瑜？妳怎麼啦？」從睡夢中被驚醒的呂雅琪完全摸不著頭緒。

「鬼、有鬼！這個金童子就是鬼仔沒錯！它剛才不但凶神惡煞的瞪著我，還一直打我的頭！」高佳瑜惶恐的怪叫。

高佳瑜跌下床前的掙扎動作實在大大，整張床都還搖搖晃晃的，呂雅琪看見滾落在地的金童子，推想應該是剛才好友掙扎時撞到床頭櫃，才跟著被撞落的，連忙伸手將金童子拾起。「佳瑜妳又讓它摔下去一次了啦！」

「鬼仔！它絕對是鬼仔！」餘悸猶存的高佳瑜才不管她說什麼，顫抖的指著她手上的金童子。

呂雅琪皺眉，將金童子放在眼前細細觀看，然而金童子仍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淡然表情，手部也一直維持在雙手合十的姿態。

「它有怎麼樣嗎？明明很正常啊？」

「可是、它明明一」看著此刻毫無異樣的金童子，高佳瑜感到很訝異，本來還想說些什麼來說服呂雅琪相信她，卻被好友給笑著打斷了。

「好啦好啦，如果妳不喜歡看到它，那我先把它收到包包裡嘛。」

呂雅琪好聲好氣的將她從地板上拉起，將金童子收進包包裡之後，就示意愣在一旁的按摩師幫忙將好友安置回床上，自己也再度趴好，好讓 SPA 繼續下去。

「人家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看吶，肯定是由於妳太在意金童子，剛才睡迷糊了才會作惡夢。」

「作夢？」高佳瑜有些恍然。但她明明就非常真實的感覺到金童子在敲打她的頭呀……那有可能是夢嗎？

「其實我剛才睡著後也有夢到一個難搞的客戶在追殺我耶，幸好妳把我叫醒了，不然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個奧客呢！」呂雅琪開玩笑道，隨後便再度閉上眼，放鬆的享受按摩師專業的指壓。

眼看呂雅琪是不相信了，高佳瑜也只有讓按摩繼續進行下去，然而接下來的過程，她都呈現極度緊繃的狀態。一刻大意不得！萬一金童子真的趁隙來找她碴，她絕對要抓住證據！

結果結束 SPA 療程之後，高佳瑜非但沒有感受到放鬆舒緩，全身上下的肌肉反而更為僵硬痠痛……

因為 SPA 館距離她們入住的飯店並不遠，兩人便直接步行回去，回房後沒多久，她們就接到張浩銘的內線來電，說等等要帶她們到遊艇上去吃晚餐和看表演，要她們好好打扮一下。

「呵，這次旅遊能夠遇到張大哥他們，真的好幸運唷，行程都幫我們安排得好好滴！」加上他在泰國的人脈關係，讓所有行程跑起來都很順利。正在梳妝打扮的呂雅琪發自內心的感謝。

她超期待芭達雅的夜生活，等等她們就可以親自去體驗了，一想到就好讓人迫不及待。

然而相較於呂雅琪的開心與興奮，一旁的高佳瑜臉色就顯得難看許多。

她現在全身上下肌肉都還是緊繃得要命，而讓她一刻不得放鬆的主因，就是呂雅琪帶回來的那尊金童子！

呂雅琪一回來便將金童子放置在電視櫃上，還準備了一些糖果牛奶給它當作供品，然而高佳瑜只要一瞥見金童子那張詭異的笑容，就忍不住回想起做 SPA 時被攻擊的狀況，不由得渾身發毛。

「雅琪，我覺得這尊金童子真的不大對勁耶，妳會不會真的不小心請到鬼仔了？我們還是趁著現在人還在泰國的時候，找個時間把它送回寺廟去吧！總覺得就這樣帶它回臺灣很不妥當……」

才剛說完，高佳瑜頓時又感到一陣令人不舒服的視線投向她。

就是這種感覺！她連忙瞥向電視櫃上的金童子，雖然它的表情並沒有任何變化，卻還是讓她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哎呀，反正帶回臺灣之後是放在我家，妳到時候就眼不見為淨了，不要想太多嘛！」正專心化妝的呂雅琪完全不以為意。

「話不是這麼說！我也是因為擔心妳一—」

「好啦，今天也才剛把金童子請回來而已，我們接下來還會待在這裡五天，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再把它送回去也不遲。」雖然呂雅琪並不認為會發生什麼事。

「但……」高佳瑜還想再勸，然而眼看好友完全不當一回事，她無奈地嘆了一口氣後，便不再多說什麼。

只是她真的很受不了那尊金童子的表情和眼神……

「小琪，那我先到大廳等妳好了，妳等等弄好了再來找我們會合。」只是做了簡單梳洗的高佳瑜決定先離開這個有金童子的空間，到外頭晃晃喘口氣。

「好，我大概再十分鐘左右就會好了。」

於是高佳瑜開了門，隻身離開房間。

但她沒發現，在房門闔上的那一瞬間，金童子的眼珠又再度轉動，瞥了她一眼…

這間度假飯店佔地頗為遼闊，連接的走廊，也是迂迴曲折的延伸了很長一段距離，岔路又多，弄錯方向的話，是非常容易迷失在其中的。

像她清晨從外頭散步回來之後，就因為搞錯了方向，繞了好一大圈還是找不到她們的 Villa，最後還是偶然遇上了飯店服務人員，才在對方的帶領下順利回房。

才這麼想著，她就突然察覺到……怪了？怎麼她走了這麼久，還是沒有看到大廳的影子？

記得沒錯的話，大廳應該在她轉了兩個彎之後就會看到了，但怎麼轉彎之後又接到了另一條長廊？

她憑著記憶再度向左拐入另一條走廊，然而不知為何，這次轉彎之後，她明顯感覺周圍不但瞬間溫度好像下降了許多，凝結的空氣也讓她有種幾乎要喘不過氣來的壓迫感。

「這是怎麼回事啊……」

高佳瑜狐疑的張望了下四周，雖然眼前的景致還是飯店內的裝潢沒錯，她卻莫名其妙像是闖入異度空間的違和感，就連燈光都感覺黯淡了許多。

心中隱隱約約的浮現一陣不安，她嚥了嚥口水，連忙加快腳步繼續前進，又拐了個彎之後，她突然看到一名小孩，站在她前方不遠處啜泣著。

「嗚……媽媽……」

小孩低頭揉著眼，哭得極度傷心，一向很有愛心的高佳瑜下意識快步走上前查看情況。

「你怎麼啦？找不到爸爸媽媽嗎？」

投宿這間飯店的臺灣旅客不少，聽見小孩以中文喊媽媽，高佳瑜猜測也許他是跟父母出遊走失，於是親切的蹲在小孩身邊，以中文柔聲詢問。

依小孩的個頭推測，大概一、兩歲而已，從穿著打扮上看來，應該是個小男孩。

「嗚……嗚……」小孩持續掩面低泣，高佳瑜雖看不到他的臉，卻也能想像他淚眼汪汪的樣子，忍不住心疼的出手拍了拍他的背安慰。

「你乖呀，發生了什麼事跟阿姨說，阿姨會幫你的。」

真是的，怎麼會讓這麼小的孩子一個人在這裡？他的爸媽跑哪兒去了？

「嗚……他們、他們都說我不可愛……」

不可愛？誰會對這麼一個小小孩說這種殘酷的話？高佳瑜有點生氣，卻還是覺得安撫小孩的情緒要緊。「怎麼會呢？底迪看起來超可愛的呀！誰這樣亂說話？阿姨幫你去教訓他！」

「真的？」小孩這才停止了啜泣。

「真的！底迪是阿姨看過最可愛的小朋友了。」

小孩終於放下掩住臉的雙手，緩緩抬頭望向她—

「我真的很可愛嗎？」

高佳瑜悚然一驚—這個小孩的臉，竟然是金童子那張斑駁的詭異笑臉！

「啊—」她猛然跌坐在地，嚇得雙腿發軟無力，遲遲無法從地上爬起。

「阿姨不是說我很可愛嗎？」小孩表情陰沉的一步步朝她逼近。

「別、別過來！」腿軟的高佳瑜只能在地上掙扎的向後爬行。

「那阿姨為什麼要這麼怕我？！」

小孩發出了令人頭疼欲裂的尖叫聲，接著臉上的金箔開始快速剝落，臉部變得血肉模糊，還清晰可見有無數的蛆蟲在其中爬行鑽動。

「啊—」

總算找回力氣的高佳瑜跌跌撞撞站起後立刻拔腿就跑，完全不敢回頭。

然而無論她怎麼跑，就像遇上鬼打牆一般沒見到任何人，她感覺自己明明已經跑了好一會兒了，回神卻發現竟然還是在同一條走廊上打轉。

「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跑到上氣不接下氣的高佳瑜無力的靠在一旁的牆面喘息著。

此時，她感覺有東西從天花板上掉落，她反射性的伸手接住後，仔細一看，發現

竟然是個在襁褓中的嬰兒。

「哇哇一」白白嫩嫩的嬰兒在她懷裡嚎啕大哭，一般人見了，肯定會瘋狂分泌母愛激素、心疼的安撫他，然而她卻是臉色刷白，從腳底一路毛上了頭頂，渾身上下抖個不停—

哪有可能會有嬰兒從天花板上掉下來啊？！最好是這種鬼地方會有送子鳥經過啦！

果不其然，下一秒，原本白胖可愛的嬰兒小臉，立刻又化成滿臉蛆蟲鑽動的金童子臉孔。

「為什麼不給我秀秀……難道阿姨也覺得我不可愛嗎？」嬰兒忽然咧大嘴猙獰的咆哮。

「啊一」高佳瑜嚇得下意識一鬆手，把嬰兒給摔落在地。

然而在落地的瞬間，嬰兒竟然崩解成無數的黑點，朝四面八方散開來—

定睛一瞧，那些黑點竟然是無數隻人面蜘蛛，而上頭的人面，正是金童子那張詭異的臉！

就在她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時，數以萬計的人面蜘蛛又齊聲對她吼叫道：「為什麼把我丟在地上！我真的有這麼不可愛嗎？！」

震耳欲聾的高分貝嚎叫聲幾乎快把屋頂給掀了，高佳瑜更是難受到忍不住摀緊了耳朵，這時她才又驚覺，不只地面，連長廊兩側的牆面也全都密密麻麻的爬滿了人面蜘蛛。

緊接著，人面蜘蛛開始一隻隻往她身上撲來！

「啊啊一走開、走開—」極度驚恐的高佳瑜尖叫著沒命的向前狂奔，邊跑邊將身上的人面蜘蛛撥落。

不知狂奔了多久，幾乎跑到兩腿都要癱軟的她總算在一個轉彎之後看到了人影—

「救、救命啊！」

前方的人回頭，「妳怎麼了嗎？」

熟悉的中文音調響起，高佳瑜這才注意到，他不就是今天早晨替她指路的臺灣男子嗎？

「有、有個……小、小孩……滿臉是蛆……還有蜘蛛！」還是喘到不行的高佳瑜連忙想向對方訴說剛才看到的恐怖景象，好尋求幫助。

「小孩？」男子有些懷疑的歪了頭，繞到她身後仔細探看了下，又檢視了一下她渾身上下，才有些好笑的道：「什麼都沒有啊！」

呼吸稍微順暢了點的高佳瑜急忙審視了一下自己—從頭到腳都是乾乾淨淨的。

怪了？那些噁心的人面蜘蛛呢？剛才不是爬了她全身？難道全都被她撥掉了？

她深吸口氣，提起勇氣回頭探看，只見長廊空盪盪的，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怎麼會……」高佳瑜有些恍神。

「呵～這是新的大冒險玩法嗎？」男子露出好看的陽光笑容，一時間，高佳瑜忍不住臉頰發紅，還產生了口乾舌燥的症狀。

「不、不是！是真的……我真的看到了一個滿臉是蛆的小孩還有一堆人面蜘蛛！」

看著高佳瑜紅撲撲的臉頰，男子突然覺得她還挺可愛的，忍不住就順著她的話應答，「好，我相信你，如果牠們等等又出現的話，我幫你拿殺蟲劑噴牠們。」這讓高佳瑜臉漲得更紅了。

這男的擺明了是不相信她所說的嘛！她都嚇得半死了，竟然還這樣尋她開心……她忍不住在心中咕噥。

但也不能怪他不相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她聽到這種事也是打死不會相信的……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難道真的是金童子在作祟嗎？

高佳瑜皺眉苦思了好一會兒，回過神，才發現男子仍非常有風度的噙著一抹微笑靜靜陪在她身邊。

她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想找其他話題和他聊聊。「你也是這裡的房客啊？」只見男子明顯頓了一下之後才笑道：「應該是吧！」

高佳瑜皺眉，什麼叫應該是？

就如同今早見到他時那般，她心裡又產生了一股說不出的異樣感，讓她忍不住追問下去，「那你在這個地方做什麼？」

男子沉吟了一會兒，「唔……應該是有點事吧！」

高佳瑜眉頭攏得更緊了，這男的講話怎麼總是這樣沒頭沒腦的……他是真的連自己為什麼在這裡都不知道，還是故意要裝神祕？

「我可能還必須在這附近晃晃，沒事的話我先走嘍！」

男子再給了她一個燦爛的笑容之後，便緩緩轉身準備離去。

然而望著他的背影，高佳瑜心中莫名有了一種感覺——不能就讓他這麼離開！

於是她下意識地想抓住男子的手臂，就在這時，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她的手，竟然穿透了男子的身體，撲了個空？！

高佳瑜無言的愣怔了好一會兒，腦筋一時間因為眼前不可思議的景象打了個死結。

現、現在是什麼情況？為什麼她的手會直接穿過這個男人的身體？該不會……是這飯店走廊附設 3D 投影來營造氣氛這麼高科技吧？！

可若要營造氣氛也該用什麼七彩霓虹燈之類的，怎麼會投射個男人出來？雖然是很賞心悅目沒錯……

不對，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根據她閱鬼片無數的經驗，加上剛才才被一個滿身是蛆的小孩追殺的前兆來看，現在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她又撞鬼了！

終於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的高佳瑜深吸一口氣之後，扯開喉嚨放聲大叫，「啊——鬼呀！」

「什麼？！有鬼？！」在她的高分貝尖叫下，男子下意識跟著驚惶失措的大叫，「在哪？鬼在哪！」他害怕到想隨便抓住什麼東西，例如身旁的女人——這一抓，他的手直接穿過了高佳瑜的身體。

男子瞪大了眼，一臉驚惶的指著高佳瑜，「鬼？！原來你就是鬼！」

高佳瑜不可置信地瞪著他，「呸呸呸！你才是鬼咧！少在那邊觸我霉頭！」

「騙人！如果我不是鬼的話，為什麼我碰不到你？！」男子忍不住害怕的退了一

步，卻又強裝鎮定的說。

高佳瑜幾乎想踹牆了，「拜託！做人講點道理好不好？不對，是就算做『鬼』也請講點道理好咩？現在是『我碰不到你』不是『你碰不到我』！是怎樣，惡人……又不對！是惡『鬼』先告狀就是……」怒氣攻心的她一口氣劈哩啪啦唸個沒完。還是不對！她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跟隻鬼在這邊辯論……當務之急，應該是三十六計「瘦」為上策才對吧？！

忍不住又瞄了瞄男子變得半透明的身體，強烈的恐懼伴隨著惡寒，再度從她的腳底竄了上來……

雖然她在出國前，也曾經偷偷的幻想過能在這裡來場豔遇，跟個帥哥展開曖昧火辣的旖旎情節……但她要的是活生生的生鮮猛男，怎麼會給她送來這種虛無縹渺的鬼東西！

而且這家飯店是有在舉辦阿飄盃接力大賽嗎？怎麼剛剛才被一個鬼小孩追殺，現在又立刻撞到這隻鬼帥哥啊！哪有人這樣玩的啦，嗚……

「我……是鬼？」男子有些恍惚的看了下自己的雙手，這才注意到自己的軀體真的已經呈現透明狀態……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啊？！」男子突然一臉驚恐的對著高佳瑜喊道。

正想偷偷溜走的高佳瑜立刻瑟縮的停住腳步，真的想哭了。

「什麼怎麼會變這樣？我哪知道你是走路不看路被車撞死的，還是欠債不還被抓去賣器官抵債死的啊……」被嚇到幾乎快要腿軟的她欲哭無淚道。

看著她害怕的表情，男子忍不住又茫然的低頭仔細審視自己全身上下，果然全都是半透明狀態。

「不可能，我不可能死了呀……我明明這幾天一直都在這裡……」

看著男子古怪的表情，高佳瑜心中更感不妙，深覺此地不宜久留。

深吸了一口氣之後，趁著男子還處於震驚狀態中，高佳瑜不著痕跡地緩緩退了幾步，然後一氣呵成的轉身、拔腿衝刺，以火燒屁股的速度迅速逃離現場，留下仍舊愣在原地的阿飄先生。

「我怎麼可能是鬼？」